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辨齋偶存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兆鼎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小辨齋偶存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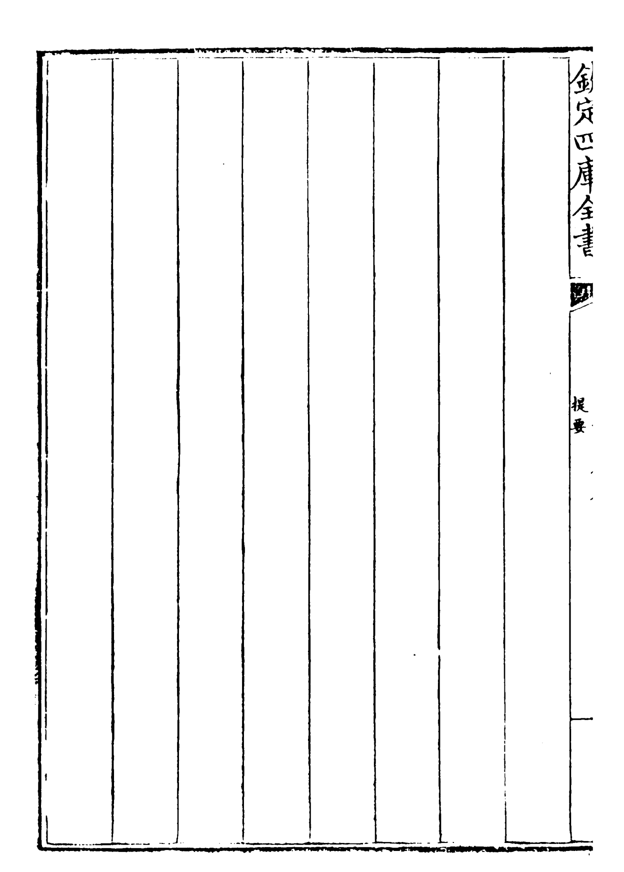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小辨齋偶存八卷附事定録三卷明顧允成撰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弟也萬歴丙戌進士官禮部主事謫光州州判事蹟具明史本傳允成於癸未舉會試丙戌始殿試以對策攻擊倖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

編為冠次為救海瑞疏次為爭三王並封疏次為代瞿從先論救李材及擬上惟此四字編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誌稱其以論救趙南星謫官而集無此疏疑傳寫佚也次劉記次說義則允成自光州歸田後與憲成講學東林所作次為書簡雜文次為吾與吟則所作詩凡七十首末附事定錄三卷為沈思孝所為墓誌銘高存之所為行狀及憲成所為

行述允成文皆論事講學之語書簡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飾詩爲繫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節凛然其對策奏疏皆真氣流溢發于忠愛之誠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小辨齋偶存卷一

明　顧允成　撰

策

廷試制科

皇帝制曰蓋聞上古無為而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甚威也而儒者之論治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又謂夏后氏先賞而後罰殷

人先罰而後賞周人修而兼用之則二帝三王所繇固與上古殊路歟何同歸於治也又有言賞疑從予罰疑從去者有言寧僭無濫者有言仁可過義不可過者以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然則先罰後賞者非歟抑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歟我聖祖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其用賞罰務協於中其揭諸祖訓首章及載諸聖政紀者同符古治可得而陳其槩歟朕以寡昧托於臣民之上十有四年矣

夙夜兢兢惟古訓是式成憲是遵不愛爵禄賜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繩之明示好惡以與天下更始然德澤壅而不究法令尼而不行任老成獎恬退以教讓也而浮競之風益甚革苞苴罪貪墨以訓廉也而澄清之效罕聞習俗奢侈示之以儉而人心猶溺於紛華刑獄究濫示之以寛而吏議多工於鍛鍊蠲租賑窮詔嘗數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蘇振旅詰戎令亦屢申矣胡户牖之防未密無乃勸懲之法闕而未備歟抑

所謂修職任事者漏賞而欺謾避課者佚罰歟將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實也茲欲賞信罰必以紹明聖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爾多士居則稱先王譚當世之務其尚究析古今根極體要詳著於篇勿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絶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二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改爲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復嘆息也恭惟皇帝陛下秉乾繼離居豊撫

泰嗣服以来九徳三俊已盡登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已盡除去四海已盡敉寧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已盡賔貢天下最號無事臣等草莽匹夫豈復有所計議仰佐下風而聖主虛懷若渴采及蒭菲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陛下於臣之所言將重之如泰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乎異日者陛下凡四策士於兹矣嘗以典學立政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學於政何如也嘗以有為無為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有於無何如也嘗

以建極用徳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極於徳何如也
嘗以仁明武策士徐而究之陛下之於仁於明於武何
如也由斯以談則輕重之效可見於前事已抑臣有言
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
况臣感時發憤有慨於中久矣今明問及之乃忍緘默
隱諱以欺陛下耶臣請先究陛下之説而後及臣之私
惟陛下所輕重焉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遡稽上古上
嘉唐虞下樂三代祇適皇祖旁採先儒之説俯咨當世

之務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則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為意常無為有為者以運天下無為者以宰天下故最上修意上古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也其次修意而不廢法唐虞之有功而賞有罪而罰是也其次修法而不妨意夏后之先賞殷人之先罰周人修而無用之是也自意失而始專法法失而始有賞疑從予

罰疑從去之論有寧僣無濫之論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論無非恐以其有為者傷其無為者也總之三代而上法與意出於一故其治同三代而下法與意出於二故其治駁伏讀聖制有曰賞罰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至矣盡矣臣不能贊一辭矣洪惟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垂憲萬世恩威莫測賞罰協中其祖訓首章之所揭大都尚寬其聖政紀之所載大都尚嚴則法之著於有為者也其尚寬也非以狃世其尚嚴也非以

殘民則意之緼於無為者也猗與休哉宜其治與古帝王比隆也曷論晚近世哉肆我皇上紹休承美式古訓遵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爵禄賜予不吝於功能所為示天下以好者彰彰如是三尺重繩不假於不法所為示天下以惡者彰彰如是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制固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愚之所謂意也且皇上方鋭然留意於賞罰勸懲而臣妄信其本實之不

至非譸張其説以為誑也臣愚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謂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内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沈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册封為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

計因而請册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温旨報罷則峻旨譴逐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為皇上一已之私也令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已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内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不獨此耳閹人侍妾又將乗其偏也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内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内寵之好惡

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人主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未足以徧也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来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盖辨及左髙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斯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其人耶得不得之間皆不可知而皇上姑寄之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向以天下事專付張居正而居正因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

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夫善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於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為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為一與皇上為二則救之也尚易與皇上為一則救之也倍難奈之何其弗思也且此輩之始用事也適皇上鋭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稱説指陳類多依於公義猶若未害久之則陽

公而陰私也又久之則純出於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所顧皇上清心寡慾去讒遠色俾此心炯然如鏡之明凝然如衡之平其賞也與天下公其好其罰也與天下公其惡則德澤之出自皇上者先自無所壅天下孰得而壅焉法令之出自皇上者先自無所尼天下孰得而尼焉由是教之以讓而奔競者息教之以廉而澄清者衆習俗奢侈且

歸於儉刑獄寃濫且歸於寛藏富於民不必下蠲租賑窮之詔而其困自蘇守在四夷不必申振旅詰戎之令而其防自密將上古遜無為唐虞遜時雍風動禹遜文命湯遜允殖武遜永清而皇祖之大烈於今有光也臣草茆賤士一旦獲伏金闕承玉音遭逢至幸臣以為欲効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効忠於今日當自前所陳兩言始是以不識忌諱敢遂陳之倘皇上視無事若有事而以臣言為重於泰山則皇上之明也倘皇上視有

事若無事而以臣言為輕於鴻毛則臣之愚也臣冒昧謹對

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臣自幼誦習斯言未嘗不動心也癸未臣幸舉南宫以病引還丙戌入對大廷臣才拙不能以宏詞對臣學淺不能以古義對輙據耳目所覩聞皇上一二事妄有陳列冀附於先資之誼維時讀卷官大理寺卿何源見臣所對諗於衆曰此生之言何為便堪鎖榜矣大學士王錫爵取閱之稍易置三甲二百十三名雖然臣之心獨自傷

共不達於皇上也假令達於皇上雖復擯斥臣所不憾
矧鎖榜乎嗣臣覲政吏部恒欲以此再塵天聽偶感右
都御史海瑞屢被彈劾竊歎皇上有私臣下亦有私臣
下先自處於私而徒以無私望皇上也實難遂與進士
彭遵古諸壽賢共發憤疏論以為此疏若行將復有所
効於皇上而臣已承恩譴歸矣每一念之良用耿耿敬
題於後以志畎畝之思云

小辨齋偶存卷一

小辨齋偶存卷二

明 顧允成 撰

疏

懇除邪險疏

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古顧允成諸壽賢奏為邪險憲臣掃滅公論排陷孤忠明肆欺罔熒惑天聽懇乞聖明大彰乾斷亟賜罷斥以快公憤以定國是事臣惟

朝廷者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公卿百執事協
贊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積怒無所容
其毀雖有巧心峻舌無所交其辨孔子曰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隷提學御史房寰
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惡欺世盜名侮聖自賢損
君辱國姗笑戲駡無所不至雖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
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
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尚

方之劍久矣未幾陛下因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臣等謂
皇上之明如此寰之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
時猶可少緩其罪乃寰不知皇上優容之過也近乃論
瑞如前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
二字如寰者臣等義不甘與寰同朝敢先為陛下别白
瑞及寰人品之縣而後正寰一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
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為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有
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

第一事疏讀之其大有功于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於我朝者陛下蓋已諒之亦無俟臣言也以房寰視之曾有萬分之一乎且臣等伏覩陛下風厲臣工孜孜不倦其於賞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瑞之廉與否寰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寰起自寒賤初尚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污狼籍私槖巨萬貲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臭穢今其田宅貲產之侈與

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所共視也自非兼併營私欺陛下以剝小民何以致此瑞䝉歷膴仕食辛茹苦垂四十年終不使廩有餘粟囊有羸金以負陛下為寰者一聞其風宜毛髮竦然愧死無地矣乃欲强面目而反噬之耶且人固自有食䂿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己之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臣恐陛下賞罰貪之意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寰之一疏敗之而

有餘也且欲天下人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臣等之所痛心也夫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拔之海濱委以留都之風紀使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橐剩之説憤世疾邪雖似太甚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狂戇不為浮言所揺此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誦之史策書之以為古今盛德事也且陛下自臨御以來自閣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一

馬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强則權勢斂迹禁絶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編一切善政至今黄童白叟皆能道之近日起自海濵無不曰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𥨪言閭閻騷然幾成大變何其敢於面欺也近在留都禁絶饋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即使寡才而其英風勁節振江南靡靡之士風而濯之以清泠之水者其功安可誣

也寰獨何心傷陛下之明排海内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寰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槩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正其欺罔之罪寰之評瑞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陛下試察瑞

之為人果同流合汚闇然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内荏惟畏人知之穿窬乎果患得患失吮癰舐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反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寘顛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陛下夫瑞若可以為鄉愿為穿窬為鄙夫則雖指鹿為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為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憂治世危明主有為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者矣後世不議其臣之過而嘉其忠且以為君之能容也而誦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

成王也而惟恐其有商王之迷禹之戒舜也而惟恐其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曰一介寒生且以聖人自許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陛下為中人而欲陛下為聖人此正堯舜其君之心也寰反指摘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為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不類乎此為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美於陛下也寰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皇上之失政寰之意將

謂陛下果有失政因瑞昭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為諫議寢淮南之謀蘇武為屬國係匈奴之望瑞三朝直臣四夷共仰今用之憲臺而反以中國為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庸碌如寶者以充位然後為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為誹謗妖言者何異借如寶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頤指氣使者乃所以尊

主威鋪張太平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崇國體耶此為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乃先儒救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盖痛近時之鄙夫托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寰乃指此一言為孔孟之詬而曰指孔孟為貪夫又曰臣不得不為孔孟而仇瑞其詞豈不强哉如察其情則大相矛盾盖

天下固有辭然而意不然者如書有漂杵之丈詩有子遺之詠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之説其意豈真以孔孟為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待一房寰之辨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托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窟其言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為孔孟之正脉也寰之意明知此言非為詬孔孟而發而佯為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容之曰以孔孟為貪夫其意欲鬭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為辭蓋以已敵瑞已不勝

瑞以孔孟敵瑞瑞將杜口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為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寔教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奚必先學其受賜耶天下之學術卑污茍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闢其不受賜乎今為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為寔者幸而得闢孔孟貪夫之隙為城狐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為寔報仇之人孔孟受賜之一言乃為寔肆讒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為之扼腕不平

念其强詞奪理而寘猶揚揚然自任於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為孔孟而仇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此為欺罔罪四寘謂瑞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臣謂瑞為縣令為廵撫百姓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體批鱗犯顏不顧生死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恭可謂知禮忠君愛國一念皎如青天白日不以始終亂其心可謂大智惟僻愛小民則仁之過疾惡大嚴則義之過以寘

之橫逆又何難焉而尚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寰萬一之奸則機械小智誠不如寰臣等方謂瑞徇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猶有所未足也嗚呼寰尚知有仁義禮智乎仁義禮智之言胡為出於寰之口乎此為欺罔罪五令士君子見一長者則語言恭敬不敢稍涉於詼諧何者敬之也況天威咫尺臣子承之蹴踖不遑此豈狎侮之地而寰矜誇張放備諸譆狀如所謂開闢以來第四聖人者如所謂瑞之疏想是

閉門讀程策而有得者耶臣下居常賓主酒席戲笑之言雜之章奏殊為不恭之甚自古臣子告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者乎此為欺罔罪大國家持公論者惟科道而寰乃得倖進先據其穴固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言我矣然為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閣臣有吏部有都察院臣在也今寰乃敢於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寰之理曲而氣更壯也夫寰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

堂堂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諸大臣皆訣阿而毀即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陛下又何有諸臣此為欺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寰所指証瑞罪不過曰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起官不辭而已此皆瑣屑之談不足置辯就如寰所論不近人情亦不失為賢者之過也夫以寰之詆瑞吹毛索瘢宜無不至而其所可言者不過此類而止益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寰之陰險

窺覘亦無所用其伎也臣再觀寰本惟闢嚴刑用言官二項似乎公然肯拾他人唾餘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聖吉所謂屢經建白掇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寰之本情在於妬直忌廉危一瑞足以自安勝一瑞足以自豪而乃造貶君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之怒稱蘇秦蔡澤之事欲以起閣臣之猜援孔孟為羽翼令學士箝口而不敢言借輿論為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然後秉權勢之積忿拔易撼之孤忠如鼓爐以燎毛

累碁而必墜此劾章中之大奸侠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寰者出於其間也夫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寰邪寰正則瑞邪陛下既諒瑞為孤忠必察寰之欺罔據寰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扑責褫其章逢令不齒於學校矣夫皇上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寰必欲抑忼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皇上之所褒乃寰之所必擯也士君子之所師乃寰之所必黜也以此傾賢仇正潑恣無忌憚之人而

儼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士風日入於誕妄謟詐之域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耳必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寰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既快寰雖頑鈍無恥亦何靣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私於瑞何仇於寰但念天下之公議鬱而不伸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

長矣姤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古有太學生撃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且瑞在先朝輕一身之死生以報國而臣等輙重區區之進退不為瑞明之是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冒瀆天聽伏乞陛下以臣章下之大庭詢之廣衆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寘去之不疑將瑞任之不貳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臣等不勝隕

越待命之至

恭請册立皇太子疏

禮部等衙門儀制清吏司主事顧允成等謹奏為聖諭

驟頒中外駭聽敬矢愚誠懇乞聖明急賜召見閣部院

大臣公集朝議條陳祖宗近事以遵實訓以重宗社大

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六日伏覩聖諭朕所生三皇子

長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遲册立以

待皇后生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五

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你部裏便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等偶集朝房一齊莊誦相顧狂惑及見大小臣工亦各相顧錯愕計不知所為莫不動色告語謂册立大典向來朝臣寂然無敢條議瀆聖聽止緣遵奉皇上萬歷十九年册立明旨著改於二十一年行茲已届期欣逢盛典且喜元輔王錫爵星騎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司郎中于孔兼即極力相戒無須激聒此事在錫爵擔當臣等

聽聞此言且信且慰亦各告戒謂事在求成不宜早計過責即聖旨萬一未即傳宣而相臣必有斡旋微權以定宗廟社稷至計未數日也至二十五日皇上出禁中密札竟付元輔私邸值元輔自陳待罪之日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天語第料得君如元輔眷元輔如皇上信無有遲緩冊立以負祖宗在天之靈至次早禮部接出聖諭則元子暨皇三子皇五子一併封王而錫爵亦且入閣辦事臣等始遂不能無疑或者皇上不諆諸閣

臣竟自宣諭禮部以致宰臣不得封繳言官不及執奏而在廷諸臣徒自望風扼腕莫可誰何及聞人言嘖嘖封王之諭乃錫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輔趙志臯張位並不得與聞而禮臣羅萬化科臣張貞觀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錫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詔皇上以一人議之臣等不至病狂喪心寧敢無言以負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葢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豈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皇上試清心而籌今日冊

立一事其關係何如者前而祖宗九廟之靈後而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顱盼而趦趄宫闈近習之所望風而承旨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皇上柰何易視之而閣臣柰何甞試之也臣且不敢危言以激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漢宋故典及祖宗朝逺事以滋煩瀆敬體皇上法祖一念直據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近事請皇上法之世宗肅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

立東宮該禮部具題故實見在並未有三王並封之事
而皇上創見之臣故知皇上之必有不安于心也且聖
諭大吉惓惓以皇后生子為言則皇上不記昔年正位
東宮之日乎維時仁聖皇太后亦在盛年而穆宗莊皇
帝曾不設為未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
皇上可思也臣等嘗讀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持
社稷極慮後來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國本固而社稷
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至良法美意徒以藉

奸臣而資固寵也忠臣義士所飲血椎心寧死不忍見此舉動以負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于地下矣伏乞皇上近思舊章亟念國本不為一朝一夕目前逢迎之便而為天下萬世圖久安長治之計則無如召見各部院諸臣面議平臺仍將祖宗朝近事逐一查明唯在不欺皇上法祖至意臣心可剖臣言非謬臣等無任激切悚慄之至

為李見羅中丞訟寃疏 代翟從先作

賢勞邊臣苦罹極刑懇乞聖恩俯賜憐宥以溥皇仁以慰人心事臣聞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好生為德天地之為道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無用之地是以聖王法之雖曰賞有功罰有罪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然其將賞也必為之加膳其將刑也必為之不舉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不得已於刑也如此是古聖王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恭惟皇上寛仁天縱慈愛

性成一切恩賞並從優厚至若隆冬盛暑觧釋繫囚停刑之詔無歲不下其不得已於刑又如此是皇上之心即古聖王好生之心也天下方欣欣舉手加額頌我聖天子仁壽之治歷萬祺無窮極矣獨原任鄖陽廵撫今奉旨依說謊律李材者朝野悲傷臣民嗟悼乃臺省救之而不宥法司爭之而不宥臣不能不為皇上惜焉據御史蘇酇劾材前任雲南冒功事狀及材奏辨事狀有無虛實大故懸絶其間情曲節該先後諸臣言之已詳

臣未嘗足涉滇南之境身與行陳之列不敢煩詞為皇
上告也第聞論事者兼議其功論人者當稽其素臣廣
東人也往材備兵廣東内則山海盜賊憑險為梗外則
倭夷猖獗適破縣城他如盤據羅旁之猺獠倏去而忽
來情狀叵測嶺海之多事未有甚於此時也材自到任
蠔門以下倚以為重覩其相機調度算無遺策除山海
之寇毋論已乃若羅旁千里為自來不庭之夷材當淩
督臣未征之前往往有東安等處泥城之築羽翼漸孤

將角先設卒之有一州二縣治之建其版圖謂非材先事而慮始不可也然此猶謂相持之兵尚可以漸圖也乃若倭夷則豕突狼奔倉卒攻壓其勢難支今日破電白明日攻石城高雷一帶郡縣朝不保夕賊日中巳無全廣矣材日監督將吏如把總陳尚信張得實輩等分道討破倭賊於石城外村烏凹石嘴柳梳海山等處斬首生獲不可勝筭又親督總兵張元勲追勦倭於雷州三次殲滅殆盡以故材被逮時應天府丞許孚遠以先與

材同事嶺海服其功畧形之書揭為材訟寃非虚語也
夷考材生平篤志好學躬行無愧不獲於上勇退投閒
至於修身一揭力維心學性善一編深遏禪宗尤大有
補於名教以材之不曲學阿世如此則其不以欺罔事
皇上可知以材之效功於廣東如此則未必純無功於
雲南可知量功計能罪不至死度鄣論材之初意亦不
料皇上遂坐材以死也皇上即令召鄣而問之鄣未必
不謂材之罪當從末減也皇上即嘉鄣摘發之能顯示

褒寵鄰必不貪擢用之利以材一命易鄰一官也且皇上之重罪材也將以懲臣下之欺罔也然鄰始輕言之而皇上果重罪之則臣下爭恐以一言之失開殺戮無辜之漸由此且相戒以言為禁是皇上本欲以懲欺罔而其究至於欺罔不得上聞也材令日之罪揆之事情則不合揆之國體則不便無一而可者大抵兵事無常不可盡拘以文法故漢魏尚名將也不免首虜之誤近總兵李成梁保障遼東即臺省交章詆其冒功皇上終不

以一青棗干城之將真愛惜邉臣至意有如材者功有可録既不獲比於成梁罪有可原又不獲比於魏尚此臣之所以為材痛也臣亦頗聞人言皇上之重罪材特激於一時之不平耳稍徐之終當赦材無煩喋喋第材年已逾六望七形神衰弱倘一旦不測病死獄中是使皇上赦罪宥過之仁終無以白於天下忠臣志士益以解體又臣之所以為皇上惜也臣本山林布衣初無出位干進之嫌適符直言無隱之例又念方倭夷構亂廣

東百萬生靈之命俱懸於材材業以再生賜全粵臣何忍不為全粵捐生以報材乎是以發憤流涕為皇上陳之以為皇上即過聽臣寬材之生臣生亦安皇上即重罪臣代材之死臣死亦安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擬上惟此四字編疏

敬進大儒格論懇乞聖明特賜省擇以隆治道以正人心事竊惟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之邪正係於治道治道之隆污又係於學術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

亡也學術淆亂而治道人心從之即世所稱豪傑之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往往以事求可功求成為先務之急幸而乘機遘會稍有樹立則遂高自揚詡而反笑夫致力於本原者為迂為拙也寥寥漢唐數百載間惟董仲舒諸葛亮正誼明道鞠躬盡瘁數語畧見大意一髮千鈞岌岌乎殆哉迨宋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諸大儒輩出而後帝王聖賢之道燦然於昭于世朱熹益發揮宣暢其說嘗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厥闕慎勿復言朱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其與陳丞相書則曰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薄其民以爲不足共成事功而王伯義利之幾反復與陳亮辨析不遺餘力此獨何心真見夫立學術事功之關者正心誠意四字也潰正心誠意之防者義利雙行王伯並用八字也所以其憂深其慮遠凡其修之家劾之廷入以告於君出以語於人者惟謹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以來授受之心法而

不敢分毫假借隨時委虵也抑臣因此而重有感焉夫謂之雙行猶知義之為是利之為非也謂之並用猶知王之為是伯之為非也近乃有以無善無惡為宗者舉義利王伯一切掃除而浮游於莫可是非之地有從而難者且曰無聲無臭何思何慮固聖門密諦耳曾不知善性體也正自不落聲臭奈何以聲臭例之正自不落思慮奈何以思慮例之況乎等諸惡而同歸於無哉同之以為無即無之以為混於是老佛之空鄉愿之似無

忌憚之小人皆淵藪窟穴於其間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弊且無一之不有始也并以善為惡究也遂以惡為善故無善無惡之說其圓融巧妙若超正心誠意而上之至其釀毒之深貽禍之遠且在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上甚可懼也朱熹又嘗答門人呂祖謙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臣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苦心勞力只成

就無善無惡四字夫學貴治本治要反經正心誠意四字不著則無善無惡四字不息無善無惡四字不息則修齊治平未易幾也臣為此懼不揣固陋閒輯朱熹奏議與其書牘論及於治道者彚次成帙僭名曰惟此四字編俯效芹曝仰塵宸覽伏惟聖明嚴自欺之戒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時克有所之忿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際正心誠意建其有極使為人臣者惟此四字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惟此四字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惟

此四字以事其凡而勿令邪說横議得以充塞於中臣
愚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小辨齋偶存卷二

小辨齋偶存卷三

明　顧允成　撰

劄記

孔子六十而耳順到這裏纔打疊得箇軀殼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到這裏纔打疊得箇心下令開口便說自然耳便要隨他聽目便要隨他視心便要隨他欲得不誤事

春秋時世衰道微其所謂悦所謂樂所謂君子大率以勢利為尚耳所以學而章三言不亦喚醒人心若曰吾性中亦自有真說自有真樂自有真君子初無假於外也盖即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之意特其詞含蓄不露最可玩味

子路是極真的人然有似欺處如使門人為臣之類是也是極勇的人然有似怯處如請禱之類是也是極粗的人然有似細處如問事鬼神之類是也要須於欺處

識他真處於怯處識他勇處於細處識他粗處始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見聖人以萬世為一體處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見聖人以天下為一體處

木石與居鹿豕與遊氣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大學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个膽小的小人中庸曰小人之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是个膽大的小人葢時中局面寛容得假借獨知界限嚴容不得假借所以學者急須在暗地裏牢守界限未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是个富貴的乞丐子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个貧賤的乞丐子然弗受弗屑貧賤的却有廉恥饜足施施富貴的倒没廉耻乃知意得志滿之鄉正墮坑落塹之會好些人向此中斷送不可不猛省也

何燕泉所著餘冬集錄最稱多識乃外篇三十一卷中有一段云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往復費許多言語洪景盧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添自字為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間當更費力令考朱子答陸子書末云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試思之是朱子未

嘗不見國史所載却是燕泉不見朱陸往復之詳耳

玩肅肅兎罝詩識戒慎恐懼氣象玩采采芣苢詩識浴沂風詠氣象

或問儀封人晨門荷蕢楚狂長沮桀溺丈人諸隱士孰知孔子曰儀封人為上荷蕢次之晨門為下其餘無可置優劣也或曰儀封人誠卓矣晨門説知其不可而為之似最得聖人心事而以為下何也曰聖人心腸極熱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化之人真是冀其可而

為之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其自處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恰似無道則見矣看此等語要識聖人平心處又要識聖人苦心處他日嘗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嗟乎聖人葢欲為武子之愚而不可得也

王少湖先生謂高存之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

弱了又曰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為鄙夫潮陽蕭自麓謂存之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又言新會陸古樵者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或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而衣之煖而返之井然不苟問其學曰主靜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無使事制我凡此皆吾輩所當服膺也

王塘南先生有儒者氣象李見羅先生有儒者氣魄

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余嘗為二解以自鞭策一解曰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一解曰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將此勘來勘去殊覺有得力處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與人子猶分做兩箇者而今每每自暴自棄曷不反曰我之不自愛於我何哉

故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已自苦心苦口向頂門上著針而猶麻木不識痛癢莫肯

發憤自傷如舜之號泣於天者何其肝膽楚越若是愬然也

若不辨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心腸何緣入道

高存之曰此理真是易簡然却與世之所謂易簡者不同乾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以易簡廢工夫若求易簡便入異端去矣又曰程先生每喜人静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

黄山谷詩云朝市山林俱有累陳白沙詩曰朝市山林俱有事山谷又曰古人冷淡令人笑白沙又曰令人間處古人忙余甞以此四語反復哦咏得趣甚多

書曰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即墮落矣此言極可玩味

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四句說者以為陰陽動靜有何等待愚初亦疑之細細體勘乃知周子心通造化處試思嬰兒在母腹中原非一蹴立就其間之動而静静

而動者不知凡幾而後男女成焉度太極胞胎天地景象亦必如此周子之言未可容易測量也

李延平先生云書不黙看得更好即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今病痛大都不看只黙而已

昔程子問謝顯道近日用心對曰只用何思何慮一句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

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鋭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

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 謝顯道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顯道之意即程子之意也此兩重藥案切中近世好言自然者膏肓之病當各寫一通置之座側

康節先生精於數學伊川先生與同里巷三十餘年未嘗一字問及之此方是朴實頭向裏做工夫的人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覺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

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或曰無善無惡四字與枉尺直尋四字害孰為大曰言直尋猶知直之為是也言枉尺猶知枉之為非也曰無善無惡則一切掃抹莫可致詰矣然枉尺直尋常人尚以為耻而無善無惡賢智反以為高故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乘其卑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又曰人才愈高則陷溺愈深嗟乎此孔孟之所懼也

孔子謂沮溺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曰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俱是一般話頭但孔子說得來甚懇惻孟子說得來似鋒利記論語者下憮然二字真傳神手也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勿論已沮溺一班人不失為賢者辟世孔子尚咨嗟不滿焉乃有號為君子業已立人之朝而於天下治亂畧不經意者或從而難之猥曰盡其在我而已是以行義達道的人却說隱居求志的話冒

周流之跡而悚誰與易之之心所謂盡其在我者固如是耶此又沮溺之罪人也

孔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果傳之子思以及孟氏楊龜山見程明道而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龜山果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至於朱子日益光大方是命世眼目

楊龜山先生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

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巳無進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徳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徳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

於君愿特貌恭而已愚按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為忒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仲尼惡鄉愿正與作春秋意同孟子好辨章在陳章提出兩箇眼目真有大功於萬世或謂荆公晚年詩多譏誚神宗做儘得謗訕宗廟楊龜山曰君子作事只是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何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令乃以為謗

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令反謂他們亦嘗謗訕不惟效尤兼使元祐賢人愈出脫不得濟甚事此等議論真是天地氣象

龜山常問林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否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此亦近來談無善無惡者一斷案也

韓持國曰道無真假程伯子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此最勘透無善無惡

本病李見翁曰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此最勘透無善無惡末病本病只是一箇空字末病只是一箇混字故始也見謂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原其指直駕孟子之性善而上之極其弊乃更甚於荀卿之性惡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為至惡也

朱子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夫頓悟二字便是空字

的入門事功二字便是混字的出路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愚亦謂頓悟事功皆原於無善無惡之意而無善無惡深遠矣

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朱子解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其說精矣乃象山陸子既專駁無極二字近時說者又專擡無極二字却將太極放在一邊不知於周子之指何如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防頓悟一門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便是防功利一門

莊生稱孔子見老子退而賛之曰猶龍然以德報怨實道德經為無為章語而孔子不取其説則莊生之誣可知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受其直固是可喜事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須更審顧也又答吕東萊曰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

不可回護此語盡之矣項見相識間有好為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恐只是為身耳盖直前妄發固為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别為之説恐終不免為姦而已矣此兩種議論往往有墮入箇中而不自覺者特為拈出

易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謂樂生者也嗟謂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

多時節何為靠這裏尋箇憂樂底之道也故聖人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真能憂樂者也

朱子嘗問李延平曰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顔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荅曰此一段說

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来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揞歸矣由此觀之朱子煞會談禪得李延平一撥便肯猛然割舍非大勇不能也

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李延平答問録雖文質大小不同同是一團元氣其醞釀出程朱非易易也近来吳康齋之於胡敬齋陳白沙亦然

朱子以堯舜傳賢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得甚實了此便知下學上達之義

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

朱子平心巨眼真未易及如明道先生最所尊信然定性書識仁說却不將來與太極圖說西銘一例表章此便是裁成輔相手段

陳龍川上宋孝宗書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

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葢明詆朱子所謂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語也及其論孟子則曰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海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

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為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何一人之口判若兩舌彼其論孟子者乃民之秉彛而其告孝宗者則詭遇獲禽之智耳始吾以龍川識即未純亦磊落不羈士也今觀其論議反復如此則磊落不羈要難為龍川許也

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人生一息尚存一息是戰戰兢兢一息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更放不得手歇不得足也即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之義舊說云免

於毀傷語意頗緩

或語王龍溪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為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為欲其幾甚微其為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罔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其言似矣然以余所見世之談不好名者往往墮入貨色關裏是則此三字乃好貨好色之引子耳余未知其害之孰大孰小勘之孰難而孰易也

馮道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

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曰輕也客有舉此以謂余者曰宰輔權輕爾爾道猶反顏喪節易四朝事十君割舍不下假令權重當如何余為之三歎

讀書鏡曰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寛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嘗為項籍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

問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我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高與太祖畧相類余請無論他事即以前二事並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来然則我朝泰運要未可量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蓋暴行之興往往始

於邪說所謂飾詩書文奸言留心世道者不容釐毫放過也昔楊龜山為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

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争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康候作龜山志銘備載其說五峰疑為迂

潤康侯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余每讀至此毛骨竦然嗟乎令天下詖淫邪遁之辭為不少矣安得如楊胡兩先生者取其心肝懸之肉案上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正與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同原是一句朴實話頭近來談者將朝聞解作知生夕死解作不朽夫道固即生人之理聞道而死固有不

朽之理然使聖人說箇朝知生夕不死矣便涉怪誕若要說此道理寧可另以已意發揮不得牽聖人以從已俾六經孔孟盡改頭換面做出一般惡模樣也

王塘南三益軒會語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依憑此語如服毒藥未有不殺人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乃白鷺洲會語又云性無善無不善告子此言未嘗不是但其認知覺運動為性未免是錯若論吾人性體非特無不善寔是無善且如太空中疾風暴

雨固不常有即景星慶雲亦自不留若有善有不善即非性之本體矣似仍背却夫知覺運動之性説不得無善無惡如何仁義禮智之性倒説得無善無惡且善原是太虛本體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以景星慶雲為善相去何啻千里

或謂未發以前不容説此處亦無氣象亦難以言語形容宋儒説看未發以前氣象不能無獘如何曰這話頭穆穆淵淵渾是一團元氣深體味之有無限妙處若更

吹毛求疵便似說夢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只為化醇化生惹出許多事所以釋氏勘破這關捩子劈頭從夫婦絕起正要得生生路斷還歸混沌耳

吾儒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釋氏之道斷根於夫婦及其至也混沌天地

自三代以後其為中國財用之蠧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黄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

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

釋氏要得混沌亦是有激而然蓋見得自天地資始資生以來相殘相賊日甚一日所以直要向咽喉下下此一刀耳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心無忿世心是知釋氏殆忿世而過焉者也

無夫無婦此釋氏權法無善無惡此釋氏本法蓋夫婦之根雖絕而善惡之根未絕畢竟天地間尚有自消自長之物即混沌亦暫時事耳惟將善惡直截抹殺消長

機關方才斷滅方成箇大混沌去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陸子曰吾友是汎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三轉語大畧相似而氣象逈别讀者須要識取

或問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等語真是

尊信孔子到至處羅近溪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孔子處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一時已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如何為進德果若是說非但子貢不信孔子如以周公不夢為吾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為吾已連孔子亦不信自家也豈知孔子一生精神只要得邦家故一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一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盖使孔子得邦家詩書原可删周易原

可贊禮樂原可定而春秋可以無作天下萬世一齊俱了不得邦家畢竟蹉却見在放過許多亂臣賊子所謂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故說孔子賢於堯舜此意又當别論若得邦家三字正點著孔子心事未容輕議也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

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為的當

陸象山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徳湯到這裏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乍讀來是警語細紬來是險語

或問陸象山先生喻義喻利講章不過敷衍程子科舉奪志之說耳乃朱夫子一則曰其不會說到這裏一則曰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一則曰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何其深嘉而樂與之至也曰此朱夫子接引象山最真切處也盖象山平生說得極高妙且言惡能

害心善亦能害心渠看分別義利還是第二著病痛不小今却剖判得如此分明朱子所以竭力接引他又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專是尊德性而某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説却於要緊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邉耳詞煩而不雜可謂良工心獨苦矣象山乃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

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距人於千里之外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資最高惜乎無真儒輔相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真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愚以為未然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漢高分羮一語此根已自斬絶而謂其能舉先王之法誤也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此言最正要之穆真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蓋與龜山應蔡京之薦同而擬於蔡邕失倫甚矣大抵論君子不可刻論小人不可恕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必如是方不埋藏君子方不出脫小人乃萬古不易之斷案也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正已也已不正即有言不信矣管仲將死與桓公論豎刁曰其身之不愛安能愛君論易牙曰其子之不愛安能愛君論衛公子開方曰其親之不愛安能愛君以為非人情不可近也桓公不能屏也而三子者卒亂齊國夫仲不愛子糾而愛桓公宜其有言不信也

戰國時佛法未入中國然咸丘蒙所稱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其胚胎暗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八字明白後其君却道君不得而臣明白遺其親却道父不得而子其地步直據忠臣孝子之上而其流禍更出亂臣賊子之上矣告子論性意亦如此自家不為仁義却道仁義戕賊人性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仁義是三才靠傍率天下而禍仁義便

率天下而禍君父此咸丘蒙之説所自來也率天下而禍仁義便率天下而禍天地此惟吾獨尊之説所自來也

楊氏為我是君不得而臣一項故曰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父不得而子一項故曰無父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金仁山曰注疏治亂曰亂諸書解亂字因之其失久矣按古文尚書徳惟亂否徳亂亂古治字從爪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𠔏字

加乚為亂與乿字相似書家以𠮦為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今宜正之此說亦自可通然武王說箇亂臣關係煩大蓋重慨其不得遊於唐虞之揖讓而不免踵成湯之征誅也觀其言曰于湯有光明謂於堯舜有慙矣是知予有亂臣一語正與惟有慙德同一血脉不容將字義強解晦卻武王心事也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聖人則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老子曰報怨以德

聖人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聖人則曰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何等自然老子却費了許多手脚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註云道之顯者謂之文盖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詞也似未必然盖孔子因説文王遂將文字遞下此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妙處若曰謙詞則當時文王之謚豈周之臣子代為文王謙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加一言字極有意盖是時疾且亟矣氣息奄奄而其聲響尚琅琅可聽畧無昏憒之態正曾子得力處也只這一言字令百世而下讀之當日精神意象宛在目前記者真可謂善形容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註曰禮疾病行禱五祀盖臣子廹切之至情初不請於病者也夫此禮子路寧有不知而且請之者盖即問事鬼神意也及夫子曰有諸而子路曰有之夫子亦不與他辨个有無但曰某之禱久矣只此一

句見得其之禱無假於子路之禱又見得子路之禱無妨於其之禱既不失却自已平日素心又不失却子路當日誠意何等渾融何等含蓄聖人之言真天理人情之至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至今夫子之廟果遍天下論語曰顏淵季路侍顏淵少於季路而記者先之尚德也至今顏淵果配享文廟一時評次遂為萬世公案若合左券然不是太極作得主定何一毫不與

如此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要是實理實事非虚語也
陶淵明詩曰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曰雖留身後名
一生亦枯槁又曰與其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儘
力消殺這名字然畢竟隔靴搔癢透不到本處至曰立
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方是徹底公案盖凡人好名只
好人譽他要之譽我之人不能常在更從何處覔譽耶
真可付諸啞然一笑也
見羅先生所判經世四局誠具千古隻眼但堯舜湯武

孔子中間似不容插入箇管仲其惟文王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存者堯舜其君之心也弓矢之賜得專征伐如戡黎遏密之師一怒而安天下所行者湯武救民之事也此正合揖遜征誅并為一格而不顯其迹者人臣居亂世事暗主任方伯連帥之責其局面自當如此故夫文王之局變而為管仲堯舜之局變而為子之子噲湯武之局變而為篡逆孔子之局變而為假道學實人心淑慝之關世道升降之界也

余續讀書樂為三樂吟舉似高存之曰人生家常茶飯大要爾爾但恐吃向脊皮上過不肯打從肚裏去耳存之還教云此箇意思如何打從肚裏去更下一語余曰肚裏是自家肚裏脊皮是自家脊皮自家饑飽自家知教人如何下語然且說看程子曰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去弟語本此這兩句剖判古今學術人心界限極是分明畧推其槩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此從脊皮過

者也易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顔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此從肚裏去者也齊人饜足于墦間妻妾相泣於中庭此從脊皮上過者也行道之人弗受嘑爾之與乞人弗屑蹴爾之與此從肚裏去者也諺云只要自家肚裏飽那管他人肚裏饑此從脊皮上過者也禹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此從肚裏去者也又有不從脊皮過不從肚裏去只向眉目上轉者謝上蔡所謂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疏食菜羹便向

屋裏坐者也又有遇孔顏便說疏水簞瓢遇何曾便說日食萬錢者孟子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也古今學術人心之變槩可覩矣

倭寇侵掠朝鮮横甚適錢起莘過訪談及余曰此等事我輩亦須料理一番起莘曰我已無意於用世矣余曰不要這樣說且道我輩做了進士又不吃進士若做了百姓又不吃百姓苦是誰恩德皆靠我聖天子福運也若下馬者只飽食煖衣做个人類中禽獸上馬者只吚

唔佔畢做个簡編中蠧魚成恁麼學問旣為國家臣子須將國家事料理縱然我不用世舉我所知以待用世者採擇亦不為無以報國也起莘首肯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大段說得費力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平鋪放著分明畫出箇樂字

或問先儒說鄉愿是个無見識的好人然否曰孔子以為德之賊賊字太利害若如所論一則恕了他一則小

了他恐未盡

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這昭昭之多正點為物不二之實體與仙家所云靈丹一粒相似非指其一處而言也

十干以庚次巳庚者革也易革之彖曰巳日乃孚言孚於未革之先象曰未占有孚是也傳謂變其故人未能遽信必巳日然後信此商鞅之徒所云民可與樂成難慮始者非王道也

洗心藏密脩辭立誠 闕

小辨齋偶存卷三